

中国现代经典文库

心

# 的声音

瞿秋白



# 心的声音



● 翟秋白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现代经典



# 目 录

## 苦闷的答复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自杀 .....          | ( 3 ) |
| 唉！还不如 .....       | ( 4 ) |
| “矛盾”的继续 .....     | ( 5 ) |
| 青年的九月 .....       | (14)  |
| 美国的真正悲剧 .....     | (22)  |
| 苦闷的答复 .....       | (29)  |
| 曲的解放 .....        | (32)  |
| 出卖灵魂的秘诀 .....     | (35)  |
| 最艺术的国家 .....      | (37)  |
| 内外 .....          | (40)  |
| 透底 .....          | (42)  |
| 真假董吉诃德 .....      | (44)  |
| 中国文与中国人 .....     | (47)  |
| 房龙的“地理”和自己 .....  | (49)  |
| “打倒帝国主义”的古典 ..... | (54)  |
| 鬼脸的辩护 .....       | (57)  |
| 慈善家的妈妈 .....      | (61)  |
| “美” .....         | (63)  |

## 心的声音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心的声音 .....    | (69) |
| 绪言 .....      | (69) |
| 一 错误 .....    | (71) |
| 二 战争与和平 ..... | (73) |
| 三 爱 .....     | (75) |
| 四 劳动? .....   | (77) |
| 五 远? .....    | (80) |

## 王道诗话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迎头经 .....        | (85)  |
| 《子夜》和国货年 .....   | (88)  |
| 关于女人 .....       | (92)  |
| 人才易得 .....       | (94)  |
| 读《子夜》 .....      | (97)  |
| “儿时” .....       | (103) |
| 关于高尔基的书 .....    | (105) |
| “非政治化的”高尔基 ..... | (109) |
| 择吉 .....         | (113) |

## 萧伯纳在上海(部分)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写在前面 .....          | (119) |
| Welcome .....       | (122) |
| 《一半儿恨他一半儿爱》按语 ..... | (123) |
| 儒林最新史——倡优苦 .....    | (126) |
| 《马相伯老人之答问》按语 .....  | (131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呖萧的国际联合战线 .....       | (133) |
| 俄国公主论萧伯纳 .....        | (135) |
| 白俄报的义愤 .....          | (138) |
| 《字林西报》的“幽默” .....     | (142) |
| 日文上海《每日新闻》的卑污 .....   | (147) |
| 《大陆报》和萧伯纳的“不诚恳” ..... | (150) |
| 《大晚报》的不凡和难堪 .....     | (152) |
| 政治的凹凸镜 .....          | (156) |
| 胡适博士的词令 .....         | (165) |
| 补白(三则) .....          | (167) |

—

二 读飞机募捐启有感泣而歌之

三 两雄吟

## 社会与罪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不签字后之办法 .....           | (171) |
| 欧洲大战与国民自解 .....         | (175) |
| 中国知识阶级的家庭 .....         | (179) |
| 革新的时机到了! .....          | (187) |
| 中国的劳动问题? 世界的劳动问题? ..... | (194) |
| 知识是赃物 .....             | (199) |
| 小小一个问题——妇女解放的问题 .....   | (205) |
| 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.....          | (208) |
| 社会与罪恶 .....             | (212) |
| 文化运动——新社会 .....         | (218) |
| 将来的社会与现在的逆势 .....       | (220) |
| 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 .....        | (222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劳动底福者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27) |
| 世界底新劳动节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| (229) |
| 哈尔滨四日之闻见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(231) |
| 哈埠见闻中之珲春事件——日本设总领事与张使直接交涉····· | (237) |
| 莫斯科之中俄外交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| (239) |
| 莫斯科之耶稣复活节及五一节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242) |
| 俄都纪闻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45) |
| 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250) |
| 莫斯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258) |
| 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| (267) |
| 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269) |
| 最低问题——狗彘食人之中国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276) |
| 赤俄之归途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 | (279) |
| 少年共产国际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   | (287) |
| 评罗素之社会主义观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 | (290) |

## 俄罗斯文学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一 民间文学·····      | (297) |
| 二 古代文学·····      | (301) |
| 三 俄国文学之中世纪·····  | (304) |
| 四 俄国文学与西欧文明····· | (306) |
| 五 俄国文学之黎明·····   | (311) |
| 六 普希金·····       | (315) |
| 七 歌歌里和列尔芒托夫····· | (320) |
| 八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·····  | (326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九 农奴解放与文学·····        | (330) |
| 一〇 六十年代·····          | (334) |
| 一一 七十年代·····          | (338) |
| 一二 平民运动与六七十年代的文学····· | (342) |
| 一三 托尔斯泰和朵斯托也夫斯基·····  | (345) |
| 一四 八九十年代·····         | (351) |
| 一五 社会运动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····· | (357) |
| 一六 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与旧文学····· | (361) |
| 一七 俄国的诗(一)·····       | (368) |
| 一八 俄国的诗(二)·····       | (373) |
| 一九 文学评论·····          | (376) |

## 雪 意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雪意·····      | (383) |
| 飞来峰和冷泉亭····· | (384) |
| 铁花·····      | (385) |
| 过去·····      | (387) |
| 天语·····      | (388) |
| 江南第一燕·····   | (389) |
| 爱·····       | (390) |
| 失题·····      | (391) |
| 寄××·····     | (392) |
| 群众歌·····     | (395) |
| 小小的蓓蕾·····   | (396) |
| 江北人拆蚌头·····  | (397) |
| 英雄巧计献上海····· | (401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狱中题照 ..... | (405)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
## **重要书信选录**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致胡适 .....     | (409) |
| 致鲁迅、冯雪峰 ..... | (411) |
| 致郭沫若 .....    | (413) |

# 苦闷的答复



## 自 杀<sup>①</sup>

青年呵！你要自杀么？你如其没有觉着“自杀”的必要，你决不会自杀；要是你已经觉着“自杀”的必要，你为什么还不自杀？自杀！自杀！赶快自杀！你真正有自杀的决心，你要真正做到自己杀自己的地步，不要叫社会杀你，不要叫你杀了社会，不要叫社会自杀。你不能不自杀，你应该自杀，你应该天天自杀，时时刻刻自杀。你要在旧宗教，旧制度，旧思想的旧社会里杀出一条血路，在这暮气沉沉的旧世界里放出万丈光焰，你这一念“自杀”，只是一线曙光，还待你渐渐的，好好的去发扬他。你既愿意牺牲一切，杀身绝命；你应该更愿意时时刻刻去牺牲，时时刻刻去自杀。你随时随地的困难给你苦痛受，你因此觉得不得不自杀；从今以后，你就要随时随地感受着自杀的乐趣——仍旧是随时随地困难的苦痛。这要有何等的决心，何等的勇敢，又有了何等的快乐！自由神就是自杀神！

---

① 本篇及下篇《唉！还不如……》最初均发表于北京《新社会》旬刊第五号（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）“随感录”专栏，署名均作秋白。

## 唉！还不如……

凄凄的月色，冷冷的秋风，一间水阁凭着细细的河声——潺潺的好象要浮到汨罗江里去——纸窗上微微的白色，衬着黯沉沉的灯光，惨淡淡的人影；岸边的衰柳萧萧瑟瑟的，花台下的落叶槭槭楂楂的，又象是低低的私语，又象是远远的哭声，半明不灭的月光，倒象是东方刚刚发白，树头小鸟啁啾啾啾——母鸟飞出去了，这时候似乎刚惊醒了我的噩梦。唉！还是夜色沉沉的，何尝天亮呢。一年，两年，三年，足足三年了，经过了多少艰难，痛苦，谬误，堕落，如今呢，又是何等的沉寂，恐怖，凄凉，悲惨；还不如……还不如早早的“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”，双目一瞑，也落得“赤条条来去无牵挂”。天亮了。推开了水阁门，正遇着一个熟识的乡下人——撑船的——划着船过去。——“喂！我们多时不见了，我今雇你的船往镇江去，好么？”——“对不起。我今天要赶下乡收瓜呢，今年年成倒还好。”划了一桨又一桨，远远的过去了，剩着一荡一荡的水浪。站了半天，红霞掩映着水色天光中的残月。唉！还不如……这是我几年前想……时的感想。

## “矛盾”的继续”<sup>①</sup>

他梦也似地走下阴暗的扶梯，他哭了！

同事们看到红着眼睛的他走进办公室，都笑笑。

他听着墙头上的钟敲了八点，他想那猪也似的人又要来了。

果然，那人来了，摇摇摆摆的踱进来，他似乎首先向燕樵看了一眼。“首先”看我！那眼光是多么难堪，好象是……——还是不要比方罢！管他呢！横竖我再拿你一个月的三十六元大洋，是中国大洋，还不是美金哩。最后的一次，最后的一次！

燕樵心上这样一想，觉得平安了许多；那买办昨天讲的话，又记起来了。哼！他想禁止我们的集会结社的自由……我还是写一封辞职信，去……到什么地方去呢，那里去找事做，找饭吃呢？——大概总有法子罢。

燕樵发了这样大的“雄心”之后，身上都觉松快，陡然间从奴隶变成人，从洋奴变成了高等华人，偷偷地伸了一个懒腰，随手拿起几件簿记和公事，开始他每天照例的工作。他身上觉得有些热，抬头看看窗子外边：狂风暴雨，象昨天那样的，虽然是没有了，可是，天色却是阴沉得更加可怕，想来街上一定还是冷得很呢，也许还在下雪珠——那对过的屋顶上，似乎是点点滴滴的雪珠在那里跳罢。可是，身上的确是觉得燥热。他只是想：为什么天天总是这样？于是他想起家里那个阴暗的扶梯，那间冷凄凄

① 本篇末在报刊上发表过，最初编入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海霞社印行的《乱弹及其他》。

的屋子——朝西的统厢房，窗子缝里板壁缝里呼呼的风，尤其是那后板壁上面半段是空的，只用狭狭的木板搭成了斜方块的栅栏，那多么“寒酸”，多么阴惨惨的，难怪同样穿着这些衣服在家就只是觉着冷，烧着炉子亦是不中用的，热气还不是从那后板壁的上半段空的地方跑到外面去，一直跑到弄堂里墙壁上画着的乌龟身上去，何况今年煤炭这样贵。天天一清早，——要八点钟以前到行里去哩，——在热被窝里真是懒洋洋的，不愿意起床，那房里的空气是多么冷呵。只有到了行里，在烧着热水汀的办公室里，才渐渐觉得四肢舒泰起来。不过因为身上穿着中国衣服，反而会觉得燥热。如果是穿西装，那么，进来就脱掉大衣，多么舒服。看那猪也似的买办，他倒会想法子，狐皮袍子里面，穿着绸夹衫，卸掉了皮袍，好不轻快。只有咱们穷小子倒霉：穿少了在家里中国屋子里面是太冷，穿多了跑到办公室洋房里来又太热。他这样一面想着，一面办着事，心上闷得厉害。看看已经是领薪水的时候了……

“账房告诉我，下个月薪水加两块洋钱了。”他的一个同事笑嘻嘻对他说。

燕樵心上想：奇怪，为什么对我没有说起呢，他不期而然地抬起眼来看了那买办一眼，——买办正在手不停挥的批着公事，那两只细眼睛紧凑着象没有缝似的，忽然也抬起头来四周围看了一看，仿佛他是已经听见了有人在低低的说话，他咳了一声嗽。燕樵马上把头低下，幸而眼光没有和买办大人的相接触！

照理，我也应当加薪了，为什么账房不通知我。要是家里的老婆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不知道她要怎样的失望；已经在好几个月之前，她就划算着这两块钱的角度哩。难道是因为我开了一次会。难道中国地方中国人，反而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，反而是外国老板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了！岂有此理！

当天晚上，从升降机里面走出来，他的同事约他去吃小馆子，并且说，他是请一个在市党部办事的王先生吃饭。他心上正在气恼不过，就谢绝了，不去做“光荣的”陪客。可是，他想他的

同事是比他“活动”多了，居然请王先生吃饭。乘电车回到家里，在弄口又看见那墙壁上画着的乌龟——“中国人就只会画乌龟！”他还只在楼梯上，就听见他老婆“欢迎”他的声音：

“你回来了，《前锋月刊》<sup>①</sup>你替我买了没有？今天不是领着薪水回来了吗？”

“什么也没有买！你还是拿两角钱去买一点炭来生炉子罢。”

“又没有买！生炉子！天天生炉子，这点钱怎么够用？成天的服侍，替你当婆妈了。一本新小说都没得看的，不要说电影了。做了人……高尚的娱乐总得有一些。你怎么呢？……”

“我？我没有什么，只有一点头晕……”燕樵说着，顺手把那三十六块薪水塞在他老婆手里。他的心里还在盘算着那封信——要写给行里的辞职信。

夜饭是马马糊糊吃过了，笔，纸，墨水瓶是放在他的面前。信呢，还没有开始写。“民族主义的自尊心”要他反抗，反抗，再反抗。但是，那天晚上信是始终没有写。

他老婆又在说着那件旗袍是太穿不出去了……

“明天再写，也不算晚。”

明天是很多的。“矛盾”没有解决以前，只有请这一位“明天”先生来暂时安慰一下。

孙总理的演讲集，是他常常读的。现在，是更加要读《民族主义》了。孙总理似乎是在教训他“处世之方”，真正中国国货的“处世之方”，中国民族团有的道德和民族性。是的，孙总理讲的故事也特别动人。香港有一个中国的苦力，靠着一根竹杠挑担过活的，他积聚了几个钱买了一张发财票，就放在竹杠的里面。这位苦力是发财心切，把那发财票上的号码读得滚熟。那天发财票开彩了，他去一看：头彩十万元的号码，正是他那一张发财

① 《前锋月刊》，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主要刊物。朱应鹏、傅彦长等编辑，一九三〇年十月在上海创刊，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。

票。这还了得！十万元！从此不要当苦力了。他拿起那根竹杠，就往海里一扔。啊呀！怎么得了——那发财票还放在竹杠子里面呢。<sup>①</sup>吃饭家伙的竹杠，怎么可以扔掉呢！不错，吃饭家伙要紧。他自从看到了这个故事——这个“民族固有道德”的教训之后，那外国老板和买办的颜色，似乎也变得和善些，天气似乎也好些，不这么闷人了。

时候过得很快，有一个月了。辞职信还是没有写。薪水却的确没有加。“民族团有道德”和“民族主义的自尊心”在他肚皮里面又打仗起来了。

还是他的老婆提醒了他：叫他去借两本《前锋月刊》《前锋周报》<sup>②</sup>来看，他想起了市党部里面的叶先生和陈先生，——至于王先生那样大人物，还没有结识得上呢。常常和叶陈两先生来往之后，他自己觉得大有进步了，首先是“活动”了些。有一天叶先生露了一句口风，使他心上细细的计画了一番。从此之后，这个计画时常想起……总在他的心上盘旋着。

“总理真是伟大！”他突然间象“悟了道”也似的想起来了，“那张发财票得先拿出来，去领到了十万块大洋的头彩，仔仔细细的数清了钞票，然后再扔掉那竹杠也不迟呵。”

……

醉醺醺的从一家广东菜馆“某某酒家”出来，客气的朋友是早走了，只有叶先生同他两个人了。叶先生在他耳边低低的说了几句，他连忙答应着：

“那自然，那自然！还得请诸位先生多多领导，多多指教呢。”

他一路回家，还把叶先生送到弄堂口，自己再坐黄包车回

① 《前锋月刊》，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主要刊物。朱应鹏、傅彦长等编辑，一九三〇年十月在上海创刊，一九三一年四月出至第七期停刊。

② 《前锋周报》，“民族主义文学”的综合性刊物。前锋社编辑，一九三〇年六月在上海创刊。